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十卷 設立三衛

成祖永樂元年三月，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，徙保定，以大寧故地界三衛。大寧，故兀良哈地也。在烏龍江南，漁陽塞北。春秋時為山戎，秦時為遼西北境，漢為奚所據，後魏韓庫莫奚屬契丹，唐為奚、契丹，元為大寧路。洪武中，元兵遁沙漠，屢侵之，乞降。高皇帝割錦、義、建、利諸州隸遼東，而於古會州、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，領興、營等二〇餘衛所。〇四年，封皇子權於大寧，為寧王。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，據大寧塞，列戍控制，遂築大寧、寬河、會州、富峪四城，卒破降納哈出。

二〇二年，封兀良哈為三衛，處降人，而以阿紮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。自大寧前抵喜峰，近宣府，曰朵顏。自錦、義歷廣寧，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奉寧。自黃泥窪逾沈陽、鐵嶺，至開原，曰福餘。惟朵顏最強，其貢路入自喜峰口，而市則在遼東，防其變也。後竟叛去，附於元。

燕王起兵，從劉家口逕趨大寧，不數日奄至，寧王猝出不意，降，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內地。盡拔降騎還北平，從戰有功，遂以三衛地界兀良哈，使仍為三衛，其官都督至指揮、千百戶有差，約以為外藩，居則偵保，警則捍衛，歲給牛、具、種、布帛、酒食良厚。此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。三衛自遼、瀋抵宣府幾三千里。大寧既棄，天壽山與異域為鄰，而宣府、遼東斷左右臂，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，右屯衛於薊州，中屯衛於平谷，前屯衛於香河，後屯衛於三河。衛設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後五所，仍隸大寧都司。復設東勝中、前、後三所千戶於懷仁等處守備。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。亡何，三衛復判附阿魯臺。終明之世，泰寧、福餘常與東合，而朵顏常與西合，為中國膏肓之患，則皆三衛為之鄉導也。

二〇年秋七月，上親征阿魯臺，旋師討兀良哈，大破之。永樂初，福餘衛請鬻馬，令於廣寧、開原互市。尋三衛為本雅失里所脅，掠我邊卒，上遣使諭之，納馬贖罪，然時附阿魯臺出沒塞下。至是，上北征，旋師，召諭諸將曰：「阿魯臺敢為悖逆，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，當分兵剪之。」遂簡步騎數萬，分五道往，而身率鄭亨、薛祿等將大軍邀其西。師次屈裂兒河，兀良哈驅眾數萬，西奔陷澤中，上麾騎兵前擊之，斬級數百，遂自相蹂藉，死無算。上乘高瞭望，見其眾復聚，遂張左右翼嚴陳夾攻，命吏士持神機弩伏深林，戒寇至乃發。頃寇騎突而左，左師馳之，走林中，中伏驚潰，死傷略盡。追奔三〇餘里，蕩其巢而還。自是三衛稍削。

宣宗宣德三年九月，兀良哈犯大寧，上親征，出喜峰口，至寬河，大破之。宣德初，朵顏衛指揮哈喇哈孫等朝貢不至，武進伯朱榮鎮遼東，請掩擊之，上不許。至是，上親歷諸關塞，駐蹕石門驛。守將奏兀良哈萬眾盜邊，已入大寧經會州，將及寬河，諸將請益徵兵。上曰：「寇孽無能為也。但謂吾邊無備，故來。若知朕在此，當驚駭走矣。今出喜峰口，路隘且險，單騎可行，若候諸軍並進，恐緩事機。朕以鐵騎三千先進，出其不意，擒之必矣。」或言三千未必足用。上曰：「兵在精不在多，三千足辦擒賊。」遂決策親征。簡士三千人，人二騎，持〇日糧，夜銜枚出喜峰口，馳四〇里，昧爽至寬河，距其營二〇里。寇望見，以為乘障卒，遂悉眾前。上麾鐵騎分兩翼進，夾攻之。上親射其前鋒，殪三人，飛矢雨集，神機銃疊發，寇不能當，大潰走。上以數百騎直前，寇望見黃龍旗，知上親在也，大驚。悉下馬羅拜請降，皆生縛之，斬其渠。駐蹕寬河，分命諸將窮搜窟穴。忠勇王金忠，故韃靼名王子也，及其甥都督把臺請自效，上許之。或密言忠往不反矣，上不聽。忠與把臺果大克獲歸。上飲以金爵，遂輟賜，顧謂侍臣：「王者宜推誠待人，漢用金日磾，庸不足法耶？」遂班師。

五年，徙開平衛於獨石。洪武初，李文忠克元上都，設開平衛守之，置驛八：東曰涼亭、泥河、賽峰、黃崖四驛，接大寧、古北口；西曰桓州、威鹵、明安、隰寧四驛，接獨石。永樂間，大寧既棄，而開平勢孤難守。至是，遂城獨石，徙開平衛於此，棄地蓋三百里，自是盡失龍岡、灤河之險，邊陲斗絕，益騷然矣。

九年夏四月，瓦剌脫歡攻阿魯臺殺之，因通兀良哈。先是，詔蠲三衛罪，予自新。以泰寧衛印沒於寇，更給。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。

英宗正統二年〇二月，福餘等衛阿魯歹等，以五百騎掠葭州、獨石，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，生擒百戶乞麻裡等，奪所掠，命集兀良哈貢使，僂之市。進洪都指揮同知。初，正統元年，福餘衛失印，更給如泰寧例。而脫歡遣使通兀良哈，潛伺，屢諭不悛。至是，復諭都指揮安春等縛首惡以獻。

四年夏六月，福餘衛都指揮歹都等數言賞薄，互市失利，非永樂時比。上因使者還，敕曰：「文皇帝以爾通阿魯臺，歲徵馬三千匹贖罪，爾俛首聽命。朕實爾寬，而妄意無厭，是速敗也，其亟圖改。」已而以通瓦剌，罷其部落貢獻。

九月，兀良哈犯邊，右參將楊洪追擊於白塔兒三岔口，值兀良哈五百騎，擊敗之，射死〇二人，擒三人。

六年冬〇月，左參將黃直巡邊，至閔安山，值兀良哈三百餘騎，擊敗之，福餘衛火脫赤完哈等，假射獵，屢犯邊，至是被擒，磔於市。尋復以游騎犯密雲扒頭崖塞，射傷戍卒，又掠牛心山。

七年冬〇月，兀良哈千騎自甄帽山犯廣寧、前屯等衛，守將曹義擒其將李臺。會三衛來朝，僂示之。

九年秋七月，兀良哈入寇，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〇萬，分道出塞擊之。朱勇同太監錢僧保由中路，出喜峰口；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，出劉家口；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，出界嶺口；都督劉懷同太監但住由西北路，出古北口。踰灤河，渡柳河，經大小興州，過神樹，破福餘於全寧，復破泰寧、朵顏於虎頭山，出所掠萬計。而都督楊洪出黑山，俘斬安出部。各論功加秩。三衛從是寢衰，然怨中國益刺骨，因糾乜先入寇，為之鄉導矣。

〇二年春正月，都御史王翱同總兵曹義巡邊，抵廣寧。兀良哈伏騎林中，義擊敗之，時瓦剌乜先亦東侵三衛，乃遣使敕諭之，毋為瓦剌誘。

〇四年三月，福餘、泰寧共潛結乜先入寇，朵顏獨扼險不從。乜先至，不能入，大掠二衛人畜去。其秋，旋與乜先合。土木北狩，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京東，並設參將總兵，罷朵顏三衛互市。

景帝景泰六年，朵顏諸衛來朝，乞耕地及犁鋤種糧，詔予糧三〇石。未幾，寇獨石。先是，既罷三衛互市，景泰二年，復議予貢。然三衛常竄名瓦剌使中，窺我遇北使厚，不無心望，且結婚漠北挾為重，稍侵軼，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，薊、遼多事自此始。四年，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，頗為瓦剌間，宜令邊臣嚴備，因條上防禦事，詔自是使至，伴二三人入京，餘不得輒入關。已而泰寧衛都督僉事于帖木兒乞大寧廢城及甲盾，謙持不可。帝重絕三衛歡，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，不便馳獵，又炎暑，多生疫，其甲楯須寇至乃給，謀遂沮。至是寇邊，參將葉盛督兵破走之。

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，李來為三衛請賞，不許。自景泰末，三衛多與李來通，貢使浮額，隨李來使者走雲中，朝廷羈縻不問。至是，李來為請賞，敕諭四方貢使，賞有成額，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峰口，今朵顏都督朵羅乾等擅易貢道，希混賞，朝廷照例分別，又何誅焉。尋復闌入邊，遣都督季鐸往諭，至泰寧還。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，詔貸之。

〇二月，泰寧衛都督劉玉、兀喃帖木兒等，請市牛及農具塞下，並乞賜麟。上諭麟衣勿與，他聽與民交易。朵顏衛兀研帖木兒因請職事，兵部覆未有成勞，例無升授，不許。

二年〇二月，瓦剌遣使貢馬，挾三衛從喜峰口入。詔待以三衛禮，敕其渠阿失帖木兒無糾朵顏妄更貢道。

〇四年秋七月，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，並求開市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剿異同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。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。

孝宗弘治二年，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修邊備。先是，自天順後李來潛通三衛，屢入塞，中國羈縻不絕，誘致之，亦不敢大為寇。至是，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，經大同、宣府，報敵老營。今兩鎮經年不報，疑彼此相通，乞於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、三千赴

密雲防禦，及會兩鎮巡操。從之。

□一年冬，朵顏入寇。先是，邊軍燒荒出塞，遇寇騎掩殺之，邊釁遂起。馬文升檄守臣分據要害，相機剿殺。仍請聖書切責三衛頭目。從之。

□七年秋七月，朵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。上御暖閣，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。李東陽言：「朵顏通潮河川、古北口，距京師一日而近，宜固根本，無遠出師自疲。」上深然之。時朵顏部落益蕃，屢侵盜，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。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，結婚小王子，為中國患滋甚。

武宗正德四年冬，泰寧衛滿滿率部落二萬餘，欲附居塞下避北敵。令居故鎮安堡，戒無旁鬻。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，詔暫增一年，不為額。花當部堅請，不從，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。

□年夏四月，朵顏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，殺參將陳乾，命都督桂勇討之。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倬謀曰：「敵知吾兵屯西，必東入。」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，敵果入，伏發，敗之。把兒孫遣杜秃等來請貢，且獻馬贖殺陳乾罪。兵部尚書王瓊持議，必以把兒孫償乾，乃罷兵予貢。把兒孫輒謾言，呼杜秃等去。竟予把兒孫貢，班師。亡何，復入寇，參將魏祥全軍歿，終正德世不能討。

世宗嘉靖□一年□二月，朵顏三衛寇邊。先是，朵顏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，其次把兒孫謀奪嫡不得。把兒孫尋亦死。革列孛羅子革蘭臺貢馬請嗣，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。革蘭臺乃寇漁陽諸小關堡，率殘破。至是，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創朵顏，城其霧靈山，不果。會阿堆哈利赤頻入建昌、喜峰口，恣殺掠，革蘭臺又請升秩。御史連疏詆大用，請以毛伯溫代。大用既去，諸衛盜益邊，邊人皆廢耕牧，而朵顏諸部日益橫。

二□年秋七月，革蘭臺求增貢衛三百人，不許；請二百人，亦不許。時剽掠塞下，聲言結小王子入寇。會奄答自雲中深入太原，邊吏恐，謬曰：「山海關諸邊無敵，亦朵顏諸衛功也。」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。

二□三年，朵顏侵薊州塞。先是，薊鎮總兵鄧永出塞，襲朵顏別部李家莊，斬四□餘級。李家莊零騎居近獨石，不通大部，慣盜馬，狡而善射，敵追輒走險，亦頗為我捍邊。是役藉怨轉與敵合，而遼東塞亦以朵顏故頻邊警。

二□六年冬□月，朵顏益結海西諸部，出投遼東、西塞。無何，革蘭臺死，子影克襲。故事，三衛以貢時身受職，至革蘭臺父子始遣人代請。而影克剽悍踰於父，益誘奄答大人塞。

二□九年九月，始置薊遼總督，以薊州、保定、遼東三鎮隸焉。改孫禕為兵部侍郎，總督薊遼。未幾，以何棟代之。初，奄答逼都城，數言遼陽軍。遼陽軍者，奄答所呼朵顏也。至是始設薊遼總督，以兵戍之。然朵顏部時時犯塞，咸寧侯仇鸞調知影克實首禍，欲發兵掩之。何棟曰：「朵顏犬羊也，縱有反覆，為患尚小。若剪除朵顏，漠北窺隙，必且憑為巢穴。是毀藩籬，延寇以自近也。」上從棟言。已而，棟設計擒叛人哈舟兒、陳通事，傳首九邊。

二□六年三月，土蠻打來孫始收三衛，導入薊州長林口，踰建昌，營灤河，掠永平諸邑。

三□八年二月，薊州塞警。自練兵議起，鎮兵減什之二，而春防視秋防，又殺什之五，以故最單弱。把都兒、辛愛擁數萬騎，以朵顏影克為鄉導，入寇。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，遂薄塞下。忬疏請援兵，大學士嚴嵩調抒挾寇為重，欲坐糜金錢。不報。敵騎渡灤水，由潘家口入，大掠薊。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，夜馳出其後牽之，遂不敢深入，三日引去。忬兵尾而擊之，頗有斬獲。詔逮忬及總兵歐陽安，俱論死。

六月，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。博聞命馳至鎮，區畫戰守。以朵顏諸衛每外通，不為我用，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，揚旄纛，自居庸至山海關，瀾漫千餘里，旌旗蔽空，駁石震山谷。如是者三，漠北大駭，以為邊兵頓增益，終歲不敢近塞。

三□九年三月，影克復糾把都兒、辛愛等犯一片石，參將佟登禦之。

四□年冬□月，影克糾東西數萬騎，潰牆子嶺而入，大掠通州，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。

穆宗隆慶元年九月，朵顏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，援師四集，引還失道，墜崖死者甚眾。董狐狸亦革蘭臺子也，時影克出義院口，邊軍以火槍擊之，斃，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。

二年夏四月，以侍郎譚綸為總督，拜戚繼光大將軍，專理練兵。綸上言：「今之策邊防者，皆曰乘障。夫薊、昌見卒不滿□萬，而老弱且半，散佈於二千里之間，畫地而守。彼以□萬眾攻我一軍，欲不破不可得也。故臣以為禦敵莫如游兵，燕、趙之士，自邊警以來，銳氣盡矣。非募吳、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，必無成功。此萬二千人者，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，用之可立效，散之歸農，可使無後憂。而時方虞其有他，是尚疑臣與繼光不可信，安能勝敵。夫我兵素未一當敵，戰而勝，彼不心服，再破之，乃終身創矣。」繼光亦上言：「邊鎮之卒，壯者役於私門，老弱僅以充伍，有火器而不能用，棄土著而不能練。弓矢之力，不強於賊，而與賊共之，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、短以救長之數。教練之法，實用則不美觀，美觀則不實用，今皆虛名耳，其實無有也。臣又聞薊之地有三，平易交衛，內地之形也；險易相半，近邊之形也；山谷仄隘，林薄蕪翳，邊外之形也。敵入平原利於車，在近邊利於騎，在邊外利於步，三者迭用，乃可制勝。今邊兵惟習馬耳，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；惟浙兵能之。臣發跡浙江，思用浙人，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，烏銃手三千，更於西北招募得馬軍五枝，步兵□枝，聽臣統練。方今朝議紛呶，易於改弦，而臣擁重兵，易生嫌二，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，使臣無掣肘虞。」疏上，俱報可。綸、繼光濬陞增俸，邊備甚設，而時奄答亦奉款，迄隆慶，三衛修職謹，邊鄙稍息。長昂襲職為都督。

神宗萬曆元年，董狐狸索賞喜峰口，啟釁。總兵戚繼光猝勒兵青山圍之，狐狸以身免。尋縛首惡獻，予款，治改喜峰口守備為參將，彈壓之。

三年二月，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，幾獲之，跳而免，馳去。生縛其叔長禿，羈董家口，昂納馬鑽刀盟，乃釋之。已長禿復叛，合董狐狸縱掠。

六年二月，泰寧衛速把亥犯遼東，總兵李成梁直搗劈山，大創之。長昂勦賞，阻諸部入貢。遣弟麟金率精騎窺喜峰西，掠前屯，薄山海、一片石。

□一年五月，泰寧衛伯言把都糾眾花大等，大舉攻鎮寧堡。伯言故速把孩子也。先是速把孩子入鎮彝堡，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，射速把孩子中脅墜馬，蒼頭李有名斬之。至是報仇，入犯，成梁出兵黑山伴為北伐，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寧為內應，旦日親自搏戰，李寧以刀擊花大傷額，復貫矢中膊，大哭失聲遁。既而伯言復偕長昂、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，殺掠吏士一百二□有奇，李平胡跳擊之。會大風揚沙，晝晦，頃之，雷雨大作，水深數尺，走出塞。時三衛屬部八□餘種，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強，然部落不踰萬。

□二年春，董狐狸犯前屯，錦、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，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，多斬獲。

八月，長昂入下莊，總兵楊四畏、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，追至老鴉嶺而還。已復糾哈不慎等數萬騎，以打牲為名，圖盜邊。會上視山陵，昂往來紅螺川射獵，調部落東西馳甚恣也。然亦以犯邊罷賞，頗窘。

□三年夏四月，伯言把都復入塞，游擊周思孝逐之，走遼河，河深不能猝渡。李成梁追襲之，從丁字泊堡出，佈陣為一二字，一字衝鋒，二字繼進。伯言望見兵至，跳騎挑戰，成梁馳之，巡撫李松趨二字陣，鼓行而前，大敗之，斬首八百級，得名王扯征、李來等□三人。

六月，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，叩關脫帽，請甚哀，言犯邊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，非其罪，願得奉撫賞。長昂以李成梁擊搗穴，一夜數徙帳，亦哀請款。及已得撫，則愈驕。

□四年春正月，花大、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，李成梁選輕騎出塞，繞其後，而自率兵當之，夾擊，大敗走。

九月，伯言把都復入塞，攻鎮彝堡，邊軍禦之，三晝夜不解甲，復大敗去。伯言痛哭曰：「阿父怨終不可報矣。」

□八年春正月，長昂部落入貢，奪賞會同館，大嘩，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，主事張我績諭解之。

長昂遣弟獐兔撥計來訶盟，石門游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五烈等僇之。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。

二□二年冬□二月，伯言復入塞，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，俟其深入，士卒從中起，循牆而進，搏戰，大敗之。伯言中流矢死。

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。郎打兒罕，長昂心膂也，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，上幸許，昂自是稍戢。

二□四年冬□月，福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峪，拒卻之。尋以千騎突青山口，連犯扒頭崖、三道嶺，並失利去。

二□九年冬□月，伯牙兒妻唐翠阿不亥叩關求款，命給半賞。

□二月，長昂求款，命復朵顏諸衛馬市木市於寧前。已而獐兔撥計修石門郛，掠車廠莊，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，擊斬八□有奇，昂與蟒金代叩關。

三□四年冬□一月，撥計挾賞葦子谷。長昂、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，總兵姜顯謨擊之。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，倉卒調兵自衛，及長昂退，稱斬獲功。未幾，長昂圍獵墜馬死，子賴暈歹踵昂轍，同蟒金糾阿鎮等挾賞擦崖子關。

三□六年冬□一月，賴暈歹入建昌河流口，大掠而去，復糾插漢鬼臺吉等，入寇連山驛，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，夜至哈流兔襲拱免營，大斬獲。然諸部益闕，因入大勝堡。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部各聽撫，專剿賴、蟒，賴、蟒勢孤，乃屬西部啞拜臺吉請款。

四□年□一月，蟒金、賴暈歹乘邊軍燒荒，入圍山堡，縱掠曹莊，寧遠參將李應撰死亡官軍九□人。

四□一年春三月，朵顏衛頭目脫來、福餘衛頭目火燒赤各授指揮僉事，賜敕。

四月，炒化、宰賽、煖兔等以三萬騎屯玉文谷，陷七臺，殺千總佟修鳳等，邊軍死亡五百人。朵顏滿旦雙只赤連犯掛甲嶺、麻郎谷。

四□三年夏六月，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，蟒金爾乘機入犯，殺掠五□餘人，喪卒二百二□餘人。

□二月，杜松擊火落赤於柳門，敗之。

四□六年夏四月，滿旦及男溫布臺吉等，睥睨石塘間，而馬蘭亦報蟒金爾聲犯桃林、界嶺，薊鎮戒嚴。未幾，石塘游擊朱萬良調援遼，滿旦母子益恣，以萬騎攻白馬關及高家堡。頃之，尋盟。蓋自隆慶來，長昂稱梟桀，雄塞上，垂四□年，而土蠻部落如虎墩、炒花、宰賽、煖兔輩東西揚動，邊吏疲於奔命。至滿旦以一婦躡躅曹、石間，竟不可制，然亦自此漸微弱，不能自立矣！